



近  
松  
集  
四

書

近松集

~ 16  
2395  
4





2395  
16-4

近齋集卷之七目錄

書

與任穉共

靖周



近齋集

卷七

目錄



近齋集卷之七目錄

近齋集卷之七

書

與任穉共 靖周

頃書所論可見謙已與人之盛意欽歎無已如愚陋者豈有所存視老兄博學明識不啻十駕之難及惟欲追隨其後以資善導之益幸勿棄而賜之嘉誨焉如保赤子之義鄙說有何足觀愚意大學之引康誥只取慈幼非取其愛民如子之意此是引經之活法故欲輕看如字而溪丈乃以此如字作孝弟如慈之如所嘗與往復者此也而未能合矣近更思之如字





之輕看終未爲平實以此爲孝弟如慈之如字亦似不穩貼今且只依書經本義以合於或問之說無妨蓋治國章雖只說動化不說推而推之意亦非截然不可入於其間也未知盛見如何俯詢物格之義愚意本與來意同而抑嘗於此有所會疑者物格既是物之詣其極者而以格物爲吾之至於物之義則兩格字有不同矣上下格字宜無不同之理故竊敢以爲格物是使物而格也物格是物之格也兩格字或在於物字之前或在於物字之後故有在我在物之分而其實兩格字無不同矣且格物以使字意看則

尤似分曉或問釋格物而曰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麤隱顯究極無餘則朱子於此蓋已用使字矣如何如何溪丈心到物到之說愚亦嘗聞之而信不及矣此與鄭愚伏請客客來之說相似愚伏之說已見非於沙翁恐不可遽從也

與任穉共

頃詢并有父祖喪者葬祭先後一欵支孫似與嫡孫不同云云歸考先賢諸說未見有論此處誠難臆斷然有可相反覆者第此仰質葬先輕後重本是并有父母喪之禮而欲推而用之於并有父祖喪之禮者



卽寒岡說而慎齋先生答春翁之問以為祖母喪及父喪異於并有父母喪未知如何云其詳在續問解則蓋不欲必從寒岡說也若如慎齋之意而不欲推用則初無事於此疑矣不然而從寒岡說欲推用則非但推之太過節節有掣碍處小記父母偕喪先葬母不虞耐待後事此則合葬而日近故也至於父祖喪葬異處日子相去且久而虞祭必待後事則將有今月葬而來月始虞者矣虞是安神之祭所當急行者而若是遲待在於孝子之心極為缺然欲先虞則於葬祭先後之文一從一否亦甚斑駁且古禮士踰月而葬大

夫三月而葬若使并有父祖喪者祖為士父為大夫而先葬父後葬祖則又與古禮大夫士葬期月數相違矣今禮雖不分別大夫士而古禮則如此亦甚難處然則并有父祖喪者恐不必援用父母偕喪之禮也如何如何

與任穉共

曾子問並有喪註並有父母喪祖父母喪云者蓋言承重孫並有祖父母喪者亦如並有父母喪者而葬先輕後重也非父祖喪一時並有之謂也疏中親同云者亦是祖父母同世叔同兄弟同則父與祖不可謂之親同也並有父祖喪者亦用先輕後重之文終



似後賢推引之過而非經禮本意若使經禮本意果如此則夫豈慎齋先生不知而有難於寒岡說耶以世則祖爲重以恩則父爲重非如父母喪輕重之分也葬之先輕卽壓於尊而先奪其情也先賢曰祖不壓孫此禮亦用祖不壓孫之文而不先葬父似可耶沙溪先生嘗論並有父祖喪者襲歛先後曰當先祖而後父襲固衣服而已歛絞似亦奪情之事而何爲先祖後父抑歛與葬有異耶

與任穉共

不睹聞與未發果無淺深先後耶不睹聞從耳目說

未發從心說則似有淺深矣旣言不睹不聞又言喜怒哀樂未發則似有先後矣然則不睹聞不可直做未發也然而朱夫子以爲不睹不聞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處不睹聞與未發無所分別者何也抑便是二字非以不睹聞直做未發蓋言不睹聞卽事物未接時便是未發境界云耶大抵耳目雖無所睹聞而心中或有動者矣未發固是不睹聞而不睹聞未必皆未發也今若以不睹聞直做未發則其將曰不睹不聞之謂中耶旣不成不睹不聞之謂中則不睹聞與未發宜有淺深先後矣就此不睹不聞中自有



精粗耳目雖無睹聞而心中有動者是粗底不睹聞也耳目既無睹聞而心亦寂然者是精底不睹聞也小註饒雙峰說有似此者其曰看上文道不可離則此不睹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云者似已以不睹聞分兩層矣未知如何

與任穉共

未發之義鄙說中未發固是不睹聞不睹聞未必皆未發等語幸蒙印可而獨以無睹聞時心中有動爲不可於此相合則庶乎爛漫矣愚所謂無睹聞時心

中有動果與農翁所云思慮紛亂不害爲不睹聞者同而盛說引朱子心有思目有視耳有聽爲一等時節之語以明其不然然朱子此言蓋以心思目視耳聽對心知目見耳聞而分動靜言之故如此此是大綱說耳衆人固亦有目無視耳無聽而心獨有思時節心有思故不可謂之未發物未接故可謂之不睹聞農翁之說蓋爲此也耳目無所睹聞而心下有思慮者雖非至靜而事物未接時終屬靜底境界則此時戒懼何嘗非子思雖靜亦敬畏之意也愚所謂靜以未接物亦爲靜也高明所謂靜只以未發爲靜也



語有寬窄而遂不合耳無睹聞時不當有思慮而或不免有故戒慎恐懼政欲其愈嚴愈敬自此收斂以至於喜怒哀樂未發至靜之中亦必戒慎恐懼是涵養工夫十分盡頭此段兼得此兩箇意思方是地界闊大精粗具備示學者用工之方由淺而入深矣何謂全沒骨力也愚方以不睹聞時猶有思慮為衆人之不睹聞較未發有淺深先後而高明以思慮未萌而昏昧撓攘為衆人之不睹聞較未發有淺深先後此其所異也然則不睹聞有三層有有思慮底不睹聞有思慮未萌而昏昧撓攘底不睹聞有喜怒哀樂

未發底不睹聞耶三層分排亦似支離且老兄所謂思慮未萌而不得為未發者恐於文義不順朱子嘗以思慮未萌為喜怒哀樂未發時見與湖南諸公書則未萌即未發也今既曰思慮未萌而又曰非未發則其曲折雖在於昏昧撓攘四字而但看未萌字難與未發分別思慮未萌則無喜怒哀樂矣無喜怒哀樂而猶不成未發者果是子思言外之意耶程子以纔思為明則以思慮未萌為非未發愚則以為思慮纔息而混濁之餘不能清定者終是物累滯于心也既是物累滯于心則雖謂之思慮猶在可也其微細撓攘如揚子江宿浪



而終屬已發境界則恐不可以此作思慮未萌與未發相混也未知如何因此而益有所疑可畢其說嘗聞淵翁論未發以為中有至不至近見溪丈以為未發有中不中今又見老兄以為不睹聞有發未發夫一段經義而生出許多層節議論之紛糾如此信乎折衷之難也竊嘗參考之矣淵翁之論本於朱子紅心貼上之喻也溪丈之說本於朱子頑石不開之喻也老兄之說又本於栗尤兩先生風盪之喻也固皆各有所據而但此三說有可互換則恐亦非牢定地位轉動不得者老兄所謂不睹聞不成未發者似可

移作未發而不中

思慮未萌則可謂之未發不

溪丈

所謂未發而不中似可移作未至之中

溪丈以靈識散亂或黑暗

如頑石為不中而淵翁與李師傳書似以頑石不劈開為未至之中

愚誠莫知何以區

處為可也願老兄更賜剖教示其會通勘定之道焉所諭動靜本末以體立為先者有以見平日用工之深推其餘以及人之意不勝欽聳而因有警發者多矣未發前體認即龜山門下相傳旨訣延平所以每令學者觀其氣象者也朱子所謂以不觀觀者極為要妙吾儒治心者所宜先也然而眾人所以未發時甚少者何也其心挾氣質循物慾放散已久故及其



不睹聞時猶有思慮猶未清定如向者所云也然則動上加工尤不可以不密也不惟曰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亦有曰省察愈精則涵養愈熟此正動靜交資不可或偏者也周子圖說言主靜而通書言無欲故靜無欲二字話頭極高故程子每以主敬爲言敬是通貫動靜非此無以涵養非此無以省察如愚者昏弱疎懶蓋未嘗一日用力於斯而如老兄則以聰明之資加篤實之工窮格存省已向精熟其於成道也庶幾矣願益慥慥不懈以爲竿頭進步之功則愚雖不敏亦當策勵駑鈍以躡後塵幸終有以善導之

也所詢知覺屬坤屬復之義朱子前後說果不一而愚意與呂子約書及庸問當爲定論至於記論性雜藁後以無間容息合二說而一之者似是推說也蓋知覺有能所之別朱子所謂今未曾着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者最爲分曉知此則可以語未發矣尤翁所論兩樣未發果似未安其所謂知覺既是所知覺則雖不涉於喜怒哀樂而此正所謂纔思卽是已發者也烏得爲未發乎愚於此亦信不及未知如何

答任穉共



人有五代祖祧而從曾祖奉祀者今其從曾祖死而將行祔祭未知其喪人當爲主耶抑雖已祧而五代孫猶當主之耶

喪人於其祔父之祖廟不過仍奉於其父三年之內者則恐不可自主祔祀雖已五代親盡之後宗孫似當主之此蓋重宗統之義也

後更與人商論已毀之宗無可主之義長房似當主之此說恐是

答任穉共

欲避着字之重便成未發時無工夫所謂守之者無

工夫而何以守之乎朱子嘗論未發時涵養以爲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涵養工夫非未發時工夫而何靜存之存亦是工夫何以曰謂未發時工夫不可也若曰未發底工夫則是卽所以至於未發之工夫而未發時全無工夫也其可乎中卽純粹至善之名固無汙雜而若於中時無工夫則將失此箇中矣愚故以未發時無工夫爲不然未知如何此一款與鄙見不同從當爛商而此以下則似皆得之矣

答任穉共

師友服據古禮經帶俱有而其不用腰經只用苧布



帶似自黃勉齋始然神眩不能詳記頃年見漢湖門下或有具經帶者而蓋少矣既未參成服則加麻亦依五服例追後成之爲可耶

答任穉共語類論語問目

語類論語雍也齊一變至於魯章○丘甲用田賦考異丘作兵以田賦出兵甲之謂耶四井爲丘則以丘出甲之謂而與用田賦爲各項事耶四井爲丘非但有可據之文以下哀公用田賦觀之丘甲田賦自是兩項事丘甲卽以丘出甲之謂也考異恐不可從

子罕仁者不憂章○或曰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智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一義而曰二說何也

二說云者似是何憂何懼之有爲一說三名之曰爲一說蓋所謂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者卽仁智勇而後不憂不懼猶言功效也三因其者卽以其如此故名之以此猶言體段也故二說不同而或者所以問其孰是也先生之答則不論二說是非而



只答他三者自是如此自是字非言功效亦非言體段只言是仁智勇如此耳

時舉錄曰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劇是危劇之義否

既曰至殺人而又言危劇反似復緩又與若有至殺人為意疊且則劇與下先進第五板康節都做則劇之則劇同無乃謂誤用便至殺人不是輕率用之如戲劇者耶未可知也

唐棣之華章爾雅棣移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自是兩般物爾雅說或指兩般

物耶

爾雅考見白棣移至櫻桃可食皆其本文及註而兩般物朱子之斷辭也江東呼夫移謂呼唐棣為夫移鄉黨第十二節事君之禮君祭先飯尋常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生之類出生何義

出生方言其義未詳抑飲食之設先以生物出置以祭始造飲食者故謂之出生也耶

季路問鬼神章曾以一時趨平原者趨平原何義平原韓侂胄所封地名時人畏侂胄權勢趨附故云季氏富於周公章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如此見



此事自匹似閒此謂見此仕進事自等閒事而無求進意云耶

匹似等義所論似可通

第一板克已復禮爲仁與可與爲仁之爲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已之爲不同上二爲成意下二爲做意但一節之內克復之爲屬成由已之爲屬做未知如何

苟其義之精也則雖一節內字意不同何必爲泥但上爲仁卽言克復所以做仁集註意分明如此語類此處似是未定之說

十九板非泛卽非理泛濫之意耶倍契未詳且在經總之外耶

非泛之義所論似然倍契似是倍其利息作契券給債之謂耶似在經總之外矣

十三板程子篤實之事云云卽指有恥不辱孝悌言信行果而言朱子以每問必下爲篤實底意而以孔子三答漸下有若贊許之事誠未可知也雖如此使乎之意亦未領會未知何故

朱子以子貢每問必下爲篤實非獨此段上時舉錄已然此與程子說不同自當別爲一說若因此而謂



以三答有若夫子贊許之事則亦未見朱子必有此  
意恐高明之演說過處也以使乎意看作贊許耶使  
乎意不過借用其謙退之義欲寡過而未能謙退故  
也

賞諫烏桓何事

桓是桓字之誤賞諫烏桓卽言賞諫伐烏桓者曹操  
將擊烏桓諸將諫不聽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  
又乏食旣還厚賞前諫者蓋悔其乘危也事見綱目  
漢獻帝十二年

徐禧何時將而左縈右拂何戰耶

徐禧宋神宗時人議築永樂新城夏人攻陷城禧死  
之左縈右拂似是左邊繞匝右邊奮擊勇戰之狀也  
子路十七板君子泰而不驕便有私意至這些子  
文義終似未瑩

此文義果難解欺負他無謂他人無才能而欺負之  
欺負他理會不得謂他人不知事理而欺負之是倚  
靠自己所有些子也

泰伯二十六板問曾子弘毅處如何討道理教他  
莫恁地何義

旣知不弘不毅便弘毅猶言知得如此是病便不如



此是藥如何討道理蓋言何可別求道理教令勿爲不弘不毅也一籤未知誰說而其曰如何至恁地豈得有道理使他不弘不毅云云愚恐未然蓋莫恁地云者恁地指上不弘不毅莫者勿爲不弘不毅也今以恁地爲弘毅莫爲不似非本旨以恁地爲弘毅似以上便要得恁地例看而兩恁地各意看何妨如何討道理以淳錄更那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觀之此是錄異而意同醫是莫意他是恁地卽不弘不毅未知如何

子罕三十板子貢曰有美玉

愚意若曰用之耳皆作子貢之問蓋謂若使子貢問之曰只藏之乎將用之乎則初無可議其是非也將出用之云者有待底意無求底意則其言無病故也但耳字恐是耶字之誤如何

鄉黨四節入不中門行不履闕○古者掩左門今此右邊似指右門亦從內言也則門邊之門考異作左而亦未暢且闕右未詳豈指闕右邊近闕處耶抑棖在闕右故謂闕右而實指右棖旁邊耶然旣曰闕右而不曰棖左則謂闕之旁邊者爲勝耶若曰右棖之旁則門邊之門作左門看無妨否若



曰由闌旁則門字作左似是若曰由根旁則恐不可作左字從外言故也然終未詳望考示禮本註疏若知由右之爲根邊闌邊則可定矣  
左門既掩則考異以門邊爲左邊者似非謂左門卽指從外入者之左邊近右根處執事之意似以左邊爲左門而又疑闌右之或爲根旁故有此許多說耶闌右當是闌旁而非根旁  
古者門戶之制今難詳考雖有臆見亦難以文辭形言第依儀禮宮廟門圖圖作一闌居中兩根居左右畧懸註脚如左未知是否

根

闌 闕

臣傍闌右邊出入卽從內言○從外入右邊卽入門者右手邊傍闌右邊與從外入之右邊不同故語類註曰此右字自內出而言○門改作左左邊卽入門者左手邊○此左邊卽君出入之所正所謂根闌之間爲君位處

根

禮曲禮玉藻等篇考出則多可疑茲以仰質指教爲

望 以下二條還問於釋共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註曰闌東爲右闌之東從內言則當爲左而曰爲右何也如以此



右字為入門者之右手邊則亦不可曰闌右此甚難

曉闌東看作左門邊而以左右扉皆開論之玉藻君入門介拂闌註主君

在闌東賓在闌西上擯在君後稍近西而拂闌賓之

上介在賓後稍近東以闌東闌西觀之似是兩君相

見時左右門皆開而然耶如以右扉言之何以分闌

東西耶闌東屬左門方闔閉何以由之而出入耶玉

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註賓即隣國卿大夫來聘者入不中門謂

入門稍東而近闌如以此時為左右扉皆開則左當

為東入門稍東將近於左棖何以為近闌耶闌只一

闌無兩闌故也然則此是只開右一扉時而左扉既

掩則只就右扉分闌東西以闌之右近闌旁處為東

近棖旁處為西耶蓋其勢隨其所指似亦如此而但

從內言之以闌東為右則可以闌西為左則終似不

可如以闌西為左之左為從外人者之左手邊則闌

右之右實非謂從外人者之右手邊而即從內言右

者則闌左右之稱恐相矛盾此亦難以區處未知如

何

曲禮由闌右註臣統於君疏云門以向堂為正右

在東又曰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今臣統於

君不敢自由賓位故出入從闌東



玉藻賓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疏云賓謂聘賓公事自闈西者謂聘享奉君命而行故用賓禮私事自闈東者私覲非行君命故從臣禮示將為主君之臣也

觀二條註疏分明以闈右作闈東右從外言而東從內說也蓋古者君位在闈東賓位在闈西有享則主人由東門賓由西門而私覲則賓不敢當客禮故雖開西門而由闈東闈東即東門而主君出入之門也平時則西門常掩似有賓則開無事則閉而臣統於君出入亦由東門也其曰闈右者明臣之出入由闈東也非就一門論其

近左近右也

然則語類所謂左扉掩者亦以向堂言如闈右之疏而只指闈東之門歟意古者言東西則從內從方言而言左右則從外從人言亦未可知也第與語類旁闈右下分註此右字從內言云云矛盾豈疏家與語類所指各為一義而不可合耶來教曰若從外人者之右言不可曰闈右云云○從外而既可曰人右從外而曰闈右亦恐無不可來教曰君入門註曰擯在君後近西拂闈介在賓後近東拂闈云云似是兩君相見時左右門皆開而然耶云云○主君由闈東故擯隨君入東門而



不敢當中稍西而旁闌從東門言故闌在西賓由闌西故介隨賓入西門而亦不敢中門稍東而旁闌從西門言故闌在東耳

來教曰入不中門註謂入門稍東近闌云云○賓入不中門註曰避尊者所從蓋兩君相見則賓由西門之中今享聘賓則雖由西門而避相朝時所從行故稍東近闌亦從西門言故闌在東也

來教曰左扉旣掩則只就右扉分闌東西云云○闌東西每通兩扉言一門則恐并着三字不得也蓋君位在東平時出入亦宜由東門若左扉之掩

謂閉東門非但於禮不合亦多通不去處此如闌右疏所謂以向堂爲正而左扉只作西門恐是語類旁闌右恐亦玉藻近西拂闌君在闌東擯在君後近西拂闌云云之義從外而謂右也分註所謂右字從內言者恐或爲誤記未知如何

臣旣統於君而由闌東之門則語類所謂自外入右邊者卽指東門也由東門而稍西近闌卽所謂旁闌右則君位乃在外入者之右手邊也門邊之門字果何謂也若依考異改作左字則尤不成義故意語類與疏說左右所指不同但平時掩西門



與出入由東門似無可疑而闌右之爲闌東左扉之爲西門亦似如此然則右邊門邊之文此右從內言之說終不可以通矣試更商教

鄉黨四節自外入右邊既是入門者之右手邊闌右又是闌之旁則雖所從言有自外自內之異其爲闌右旁則同而

從內言

君出入之所只是右根旁

耶

亦從內言○  
右稱共答

衛靈公第四板仁在其中卽此是學考精義乃明道語且無元不會在外一句可疑

或作伊川語或作明道語誠可疑然無乃明道言之

而伊川述之耶元不會在外一句之不入精義引用固有截去字句者何必爲疑然此一句作朱子語看如何

憲問第一板諸家只解下一脚

所謂諸家解未詳無乃其意以爲邦有道時固當食穀而邦無道時食祿則可恥故初不說上句而只說下句耶論語小註有曰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云云則蓋有一種如此解者矣諸家大率皆只解一脚而問者之意則以爲旣并言有道無道穀而總結以恥字皆爲知進不知退者而同歸



於恥云然則與諸家意異矣

第二板這箇是指克伐怨欲耶指爲難耶

這箇是指克伐怨欲如是看下做功夫字方有着落

第三板見得止甚麼義未暢解釋見教

本來道理似是克伐怨欲不當有者一或有之則不可不禁絕使無也比前所謂第二着最爲緊要見得此道理只是反躬自省禁制其克伐怨欲之私耳三箇甚麼猶言求勝何事矜伐何事怨欲何事省察時如此之謂也

十五板雄言似在法言如其智似是如其仁之如

而以不許字觀之無乃豈得爲智之義耶

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云云以玉瑩變爲丹青似言露其光彩如其智之如與如其仁之如不同

十八板溫公說或止不是否

溫公曰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觀此則須還以下卽朱子語

二十五板章疏似非疏章之謂抑其時有章姓人疏而行遣耶

有章廈者誣奏致堂不孝不忠遂有新州之竄章疏



似秦檜所嗾

答任穉共

祖喪臨葬父死承重成服云云

曾見厚齋集云尤庵先生以成服後受之爲當已有老先生成說何謂自吾輩勑說耶

父後死而孫承祖重條聞諸家兄云云

鹿門丈所論以承重爲代喪者雖似俗語而實得禮意之云以服終月數之義觀之誠似宜然而嘗見遂翁答屏溪書以代父服喪爲俗說只以爲祖後言之未知如何

齊衰三年條父卒則爲母云云卒字長短

嘗聞泉翁據此以爲父死後母死雖一日之內爲母得伸三年云雖未見本說而蓋以此卒字爲旣絕矣追後繼後者撤几筵於再朞云云

愚嘗以此質於漢翁答曰祭與服似不同廬墓一節未及仰質矣

祖母喪中遭父喪常持何服

寒水先生集曰昔有人以此問於華陽曰禮無明文吾家有如此事嘗着祖母服未知果如何也云云尤翁家旣有此事而行之如此則可以爲據耶然以虞



禮記集說卷之十一  
練未虞練爲輕重之分而處之亦似爲得

答主庶子婦之喪

尤翁嘗從凡喪父爲主之文庶子婦之喪勿論同宮異宮父皆主之云未知此果爲定論否耶

絞帶用布

絞帶用布邊雖不緝實違於斬衰繩帶繩纓之文亦是半斬而不成完斬與緝邊者同於五十步之均爲走云云恐似未然邊旣不緝則斬實自如豈係於絞帶麻布之分耶

短喪云云本於巍巖期斬之說而又激一層亦過矣

全體三年則雖練而緝衰何至於爲短喪耶

答任穉共

答陳明仲書伯叔之伯似并指成人無後者與殤者殤則無後固不待言而亦有如此帶說之例矣伊川之奉太中祀只是從時王之制尋常與朱子家禮載父在母喪齊衰三年之意一例看矣今承俯詢豈其有他義耶大賢所行之事雖不敢輕議而高明之疑儘合商量侯說誠可疑如來示此亦隔壁聽者耶

答任穉共

教意思亦常所疑者正合一質古者師不立服後世



遂指加麻爲師友服意或孔門喪師以前并加麻無之至二三子居經出否之後始有加麻加麻便成師服故謂之師友服也耶然旣已加麻爲服而曰若喪父而無服是似不以加麻爲服也然則加麻固不可謂之服而猶以服稱焉者旣服麻經勢不得不爾其曰無服者以不入於五服也加麻服載於續通解補服條又於通典譙周說曰雖服除心喪三年服除之服卽指加麻則是明以加麻爲服也此所以師友服之服字因爲定說也至於服師三年朞年云者心本非服何可謂之服乎愚嘗以爲此服字卽行之之義

與本服字不同或說三年朞年直是加麻之制仍到三年朞年則愚未見其然也亦未見先輩之事可據矣

與任穉共

喪中讀喪祭二禮之外他經書亦許讀之蓋不欲以哀而廢學也然所謂讀書者自讀之而已不可與人講論耶講論則言語書牘易至張皇雖經義質難異於問禮無或近於自同平時之嫌耶禮曰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古禮居喪之嚴如此喪中與朋友講論往復似於此訓有違未知如何曾聞朱子送子受學於



近齋集 卷十  
呂東萊廬次陸象山以爲未安夫豈非禮而朱子爲之哉居喪授徒旣無害於禮則與人講學宜無不可幸商教之

答任穉共

師服云云初意孔門以前無加麻者蓋謂師則心喪不必加麻朋友無心喪故加麻矣更思之朋友兼指師師是友之尊者通師友加麻來示然矣服行之服果似深而雖心喪其服色異於平時着此心喪之服色謂之服非麻經之服也如何如何

與任穉共

喪中行祖先忌祭無祝則出主時亦無告辭耶不告而出主似甚昧然告辭異於祝文告之爲宜耶抑以喪中不備禮之意并告辭闕之而昧然之嫌不必爲拘耶若用出主告辭則未旁題之前用喪人屬稱如祔祭祝可見似亦無害未知如何

喪中先祀使服輕者代行有橫渠說而如無服輕者則當依問解以俗制喪服行祀然有服輕者則使之替行酌獻喪人則只參拜爲宜而但雖有服輕者只是一人則使之酌獻而降神等節左右執事不備喪人勢不得已助將於服輕者之傍如此則無寧親自



酌獻之爲愈也愚意勿論服輕者有無多寡旣不得  
如古者三年廢祭之禮則祭先凡節躬將無妨只減  
饌一獻稍存其變常之意而已如何如何

答任穉共

上谷郡君傳中負炭而繫者云云文甚簡古意頗艱  
晦會前看時直以已意解之如此故錄在紙端未知  
盛見以爲如何

大寒有負炭而繫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  
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

釋曰繫者繫炭以繩索也欲呼之言欲先呼其價也

慎勿爲此者蓋惡其勒定物價也勝者言彼欲貴賣  
我欲賤買而我勝則彼困矣貧者指負炭者

先後天之義

先後天立名本於先天天不違後天奉天時而其義  
又不同云云豈以文言所謂先天後天卽言先於天  
後於天而邵子所謂先天後天猶言先之天後之天  
而謂之其義不同也耶然愚則以爲邵子先後天雖  
似與文言之先後天不同而其實未始有異也蓋先  
天易自其畫未有之前而說到六畫滿處則伏羲之  
默契天理自有天不違底意思後天易就其卦已成



之後而各因一義推說則文王之敬順天道實有奉  
天時底意思然則邵子所謂先天後天何嘗非文言  
先於後於之義耶惟以兩圖呼喚時有若直說者故  
人多看作先之後之之義而雖以先於後於意看決  
無不成圖名之理況且天不違奉天時自是義文事  
業乎大抵先儒說未嘗及於文言邵易兩處先後天  
之異同則似以其義之初無不同也如何如何  
圓圖方位之易蓋難言也然苟以卦畫卦氣二者求  
之方圓圖之分可得而言也方圖自震至乾自巽至  
坤一順一逆卦畫之所以立也圓圖左方自震至乾

右方自巽至坤全是逆數卦氣之所以行也但有方  
圖而不作圓圖則無以見陰陽運行之序只據圓圖  
而不考方圖則無以見陰陽本生之體此方圓二圖  
之不可相無也然所謂圓圖不過就方圖規而圓之  
耳從中間數去自震復却行故與方圖位次不同而  
其右方自巽至坤這一半依舊是元生次序此其自  
然之勢非故安排布置爲也某卦之居某方雖不可  
鑿鑿爲說而以先儒節候配卦之說推之亦畧可見  
矣

答任穉共



或說方寸之內着不得氣質云云實有見乎心氣之別而其意似非謂心與氣質不相關涉蓋從其本體虛靈之地不容一物時言故謂之着不得恐不爲病高明慮其心氣相離於是乎有水泥滓之喻然語意恐欠襯貼曰心譬則水也其氣質則泥滓也其氣質之其字指心而言則似以爲心之氣質也心之氣質如水之有泥滓也泥滓固水底物而氣質果心內物乎若以氣質爲心內物則是心本雜於氣質而心有善惡也其可乎氣質在一身之內者初非在於寸心之內者也若以此心已動乘氣以後而言則固不可

謂氣質不干方寸事而溯其本初則心中曷嘗有氣質來故大學章句以心之虛靈對氣稟言斯可見心氣之別也竊詳盛意亦非混心氣看如所謂水與泥二也者實欲分心氣而却不分動靜以氣質爲心內物此恐未盡人或誤看則幾何而不墮於心善惡之論乎程子說以水喻性蓋謂水本清而其流也漸濁非謂清水之下濁滓伏在如盛說也未知如何

與任穉共

禮大夫有月半奠此大夫指亡人耶指孝子耶若以中庸祭以大夫之義論之似是指孝子而但虞前奠



而不祭朔望奠非祭也則亦似不可以祭從生者之義看而遂謂大夫非指亡人而言未知如何

答任穉共

來論以愚說圓圖見運行之序爲非然此不敢遽從以先後天參看則先天爲對待後天爲運行以方圓二圖參看則方圖爲對待圓圖爲運行非可以一槩論也先儒論圓圖旣曰可以見卦氣之行卦氣之行非陰陽運行之序耶朱子於圓圖左右方亦再言運行之序則愚以圓圖爲運行之序者果非耶方者靜故定位圓者動故流行而朱子謂圓圖流行中有對

待也愚亦非謂圓圖無對待也若如盛說只以後天爲運行則文王未作之前伏羲易全無運行耶

圓一之說恐無深可疑者一十二是合三四作而三四之四不必屬之四揲之本數看所謂三四之四亦

只是奇而已

四是耦數而何以曰奇也啓蒙曰老陽之數十有二以四約而三分之爲一者

三爲一之一即指四蓋一箇四策爲一箇四策爲一則一四爲奇也三奇象圓故以

一十二爲圓一兩八是四四作而所謂四四者各分兩四爲八八是耦兩耦象方故曰方二朱子之意似指此而言何謂義例不合也又何謂意致牽強也此只是參天兩地之義耳



答任穉共

頃詢神主之制古禮不可得而詳而意古者作主未必二片相合及有竅有趺方如今之主式也今之主式自程子始司馬公則用牌子牌子見於通典

古者卿大夫以下以石為主有宗祫之祫字或束帛依神疏土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

實殺諸侯之制也程子嘗云爾右詳見問解

有尸并有主與否按禮之郊特牲曰坐尸於堂用牲

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直祭正祭也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據此

則知立尸而又立主明矣

二主不可相離云云朱子之訓本事則蓋為劉平甫家自來影主同奉者而言然以義理泛論則似不可分本來同奉與各奉而二之也盛見似為圓活

答任穉共

偏倚字之一屬情一屬物分排似涉新巧他無恰當底義近見巍巖說直以無所偏倚當之決作一義未知其果如何也兩不字終可疑耳

答任穉共

四世宗子有妻無嗣而歿不得已以顯辟題主矣今其妻又死近族無立後處只有從弟一人欲據



備要以顯從嫂題主如何設令無再從三從則以族嫂題主耶

顯嫂題主禮既有明文則似當推用於從嫂若以推遠之義言之則雖親兄弟嫂古者無服而今既不然則兄弟妻與從兄弟妻其間何至相遠再從嫂以下則果太闊蓋從嫂 國制有服故也

與任穉共

葛帶三重閒傳註疏明指腰經而溪丈之必欲作絞帶何也蓋疑布絞而然也然葛帶似終非絞帶盛說所謂絞之三重自麻而然何必更言於葛者恐爲得

之矣葛帶比初喪腰經差小之文見於閒傳註問解引之而執事以爲差小實非古制者何也旣以向輕之意用葛代麻則其制宜亦差小而差小亦有分數當去五分之一如何如何

葛帶三重四股各存兩本依腰經之制則兩本下當有垂而絞之乎蓋垂者紳也無無紳之大帶如用垂則其長三尺當依初喪之腰經耶亦倣差小之文以爲差短耶或言不用垂云而此甚可疑以功衰之例言之大功之經有散垂矣雖以其異於初喪而不散亦豈無初卽絞之之垂乎



緝邊一節諸議皆以禮疑從厚四字為主方以不緝決定而葛帶之制則既一從閒傳註不言絞垂依此欲已之耳

與任穉共

曾見先輩文集有小祥日來問者受弔之文蓋用古人忌日受弔之禮而此似古今異宜恐亦難行未知如何

答任穉共

練日受弔固無甚難行然反哭受弔今人皆行之而忌日受弔廢已久矣小祥雖異忌日主客皆知此意

然後可行不然則難矣祭纔訖而與叅祭諸賓相向而哭有何不可耶

答任穉共

為人後者於外親降服一等亦足以避外親二統之嫌何必全無服而可乎人於外親出繼者亦當降服

假如內舅出繼則降小功為總內兄弟出繼則降總不服蓋已之出繼與外親之

指出嫁女為外親及丈夫之為外親出嫁者而言外如

孫女甥女之不降外祖父母舅從母丈夫之為從母姨從姊妹之出嫁者不降與外親適人

不降之文同一義非指外親出繼者而言也問解論



出繼者服外親而所以引出母條鄭說外親無二統  
之文非爲直準其例蓋欲斟酌折衷而已出繼者與  
出母之子似有異焉蓋出母父之所出也與族絕無  
旁及之道故於其黨無服喪服疏曰絕族無  
施施旁及之義本生母  
已之所降也雖重所後而降非絕族也有旁及之道  
焉故爲其黨降服出母之黨與本生母之黨其有外  
親無二統之義則一也而其服之或無或降似爲是  
耶舅於出繼子婦不服小功而服大功者蓋古者婦  
服本生舅大功故舅亦爲之大功是報也父於出繼  
子服朞者亦是報也所謂報者卽依從子例之意蓋

伯叔父母與兄弟子相爲服朞者實出於報報與依  
從子例非有二義也喪服昆弟之子傳  
曰何以期也報也

答任穉共

喪中不讀樂章詩經則他書中引詩處亦當廢之耶  
抑低聲過口不爲諷誦則亦可也耶只目看心念無

妨耶

如庸學中  
所引亦多

答任穉共

不偏不倚之爲二義與一義前已講質而又有可論  
者無所偏倚之偏倚似不可做病看蓋此偏倚字與  
偏僻之偏不同只是主於一邊之謂方其未發也不



偏於喜怒哀樂一邊故曰無所偏倚及其既發也或偏於喜或偏於怒或偏於哀或偏於樂則主於一邊矣於是雖得其情之正而亦可謂之偏倚也故曰偏倚非病也若做病看則未發時初安用病痛之可言哉如或問論過不及而一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此偏倚字則以病言兩偏倚文同而義異各就其地頭如是異看似爲不泥耶一偏倚謂主於一邊一偏倚謂過與不及偶閱大全答陸子靜書論周子通書中也者和也以爲此中字蓋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此似可疑氣稟有清濁粹駁發用有善惡何以皆無過

不及耶抑此指好底氣流行者而言耶然則稟字似剩以大學章句氣稟所拘之氣稟觀之氣稟非好底而此言氣稟指本然純一之氣耶

庸問論未發之中以爲程子在中之義是以在中之中解此中字也與張南軒書又以爲非以在中釋中字兩處所言不同何也其曰非以在中釋中字云者豈以其在中之中只是言在於心中便是裏面之裏字故謂之非正釋中字也耶程子本意則似以在中之中釋無偏倚之中未知如何



近齋集卷之七

近齋集卷之八目錄

書

答任穉共

答李善長 廷仁



近齋集卷之八目錄

近齋集卷之八

書

答任穉共

中字下就氣稟發用云云氣稟之發固有善有不善而剔出善一邊言之無過不及下處字所當着眼向時不能細看此而有所疑問來諭誠然所謂氣稟如曰或異曰不齊兼美惡說曰所拘則專說惡一邊此不可以一槩論也朱子於此必言氣稟者蓋以爲非氣無以發故言其發之之由也然則中庸章句不少見氣字者何也發處固可以氣言未發處似不容說



氣而巍巖論未發以爲氣純而理亦純此說果如何  
娶之納壙喪大記註可考非開元禮創之也掩壙則  
無惡見其死之義而必以娶納壙者似是備儀物恐  
不可去

喪大記註曰娶在塗則障車入槨則障柩其設之之  
本意於障柩爲重不可只作障車之用而不爲納壙  
也如何如何

人有父歿而長兄又死其祖母之喪當用次孫承重  
之禮而待異日其兄之妻立後歸宗於兄子耶抑旣  
已移宗則不必還宗耶此似日後易致辨爭之端殊

甚難處問解固已論此而無的決未知何如爲可耶  
他日之歸宗與否姑徐議之而卽今傳重服喪則無  
疑題主不書孝孫而只書孫爲當耶抑已爲承重則  
雖次孫當書孝孫耶

次孫服祖母喪而主祀則其長兄之妻似不可服三  
年如承重者之妻未知如何其夫雖未嘗承重而死  
如有其子承曾祖母重則爲代序之相繼服夫之祖  
母三年當依所從者歿亦服之文而此則不然其夫  
無子其夫之弟旣以次孫承重則已是移宗矣雖是  
長孫之妻似無服祖母三年之義如何如何義理恐



通齋集 卷八  
當如此而但無可據先輩之說考示爲望且次孫旣已書旁題孝字又不使長兄之妻服喪而他日猶有歸宗之義耶以本來長嫡爲重追立其後而還歸宗祀果合古禮與 國典否

答任穉共

所教禮疑與問解說不同豈或不考而然耶沙翁答趙竹陰之問不以次孫承重爲非而只論他日歸宗當否此在問解第一卷宗法條且答黃宗海之問曰長子無子而死次子之子奉祀可也以此觀之次孫承重似爲得當蓋古禮有弟及之文有次適之文次

孫承重所謂傳重非正體者也明文可據非一何謂不可至如伊川事則異於此旣有長孫而立次子此非古禮而卽時制也今旣無長孫長孫又無後亦姑無可立爲後者其祖母之喪何可使爲無主之喪雖攝祀不服三年則便是無主也故似當用問解意次孫服喪主祀而猶以本來長嫡爲重待異日立其兄之後而歸宗爲宜故前所奉稟者此也來諭以奪宗爲嫌殊甚惶恐次孫承重終是不可耶玄石亦欲用問解說而但以爲衆子則以應服三年者爲父攝祀衆孫則以應服朞年者爲祖持重似少不同以此意



推之次子之攝記者旁題祝文不當稱孝字而次孫之承重者以朞服爲三年則事體較重實有移宗之義旁題祝文直書孝字似當旣已移宗則長孫之妻不服三年亦當雖如此行之而異時長孫之妻立後則還歸宗祀恐合於沙翁之說如何如何

答任穉共

次適之禮弟及終是重難則攝主似勝於婦人奉祀周元陽祭錄雖爲沙翁所取終非禮之正也次子攝主不爲旁題家中凡事長婦主之用意宛轉行之似可無弊介子某之文旣見於經則非全無所據豈不可行但此禮必有時王定制先賢定論然後方令信從不然則勢必參差蓋弟及禮也介攝亦禮也惟在其人之量而行之耳恐難歸一也攝字換用代字亦可而攝義旣通用於夾助與代行則亦何必換改爲也

與任穉共

先墓雖八九世之遠其地守宰亦當以城主事之耶此似有世數之限而自子孫言之不可以遠近而異視如何如何

與任穉共



喪服本傳自斬衰裳止菅屨者雖無三年字而下章

三年通上看虞卒哭變除只言受成布不言去斬此致

訟之而後賢立文恒以斬衰三年與齊衰三年對言

通解圖式似若三年仍斬者則人之以斬齊為父母

喪之定分者亦未可專斥以世俗之見也執事之意

雖以為斬衰三年之文蒙始初而言然齊衰三年非

蒙始初而言者則兩三年義例不侔矣如日疏衰三年則疏衰固

非終三年者而既日齊衰三年則齊衰自喪初用緝

至易功衰而亦可日齊衰云云齊衰三年無半止之

嫌斬衰三年有半止之嫌此殊可疑然則儀禮虞變

不言去斬者安知非仍斬之意而後賢之恒以斬衰

三年立文者亦安盛說雖以為斬衰下苴經冠繩纓

菅屨既皆變而從輕則何獨於斬而不變此恐有不

然衰裳與冠經屨帶雖似同是件數而其實斬衰即

其綱領也冠在首者而不先言必先言衰裳者何也

衣是眾服之主冠經屨帶皆屬於衣故衰居先綱領

其大者故特表父喪之重至虞練而不改耳然則冠

經屨帶皆變而斬獨不變者豈無其義哉盛說又以

為斬衰非有別於苴經菅屨亦可日苴經三年菅屨

三年苴經菅屨豈終三年者乎此恐又不然既不日

苴經三年菅屨三年而日斬衰三年則其義必有以

也喪服本傳日為父者何以斬衰也日至尊也又日



不二斬也恒只舉斬而爲言則斬衰豈非異於冠經帶屨者乎執事亦謂舉其重者而所謂重者安知非因以爲父喪三年之制乎盛說又以爲斬本象心心如斬故服亦斬至虞而孝子如斬之心不能不殺心不斬則服亦不得爲斬是則似然然斬固是心如斬之謂而心如斬者以父喪無二也則便是無二尊之義如曰至尊也不二斬可見然則至尊無二之義果止於朞年乎巍巖之說亦可再思也盛說又以爲斬與苴爲一而經之苴者旣變則衣之斬者當變斬非輕於苴而獨可不殺此於苴杖仍舊爲矛盾之說也

不待竹圓象天如溪丈之說卽此苴杖之一苴字可以爲斬字不變之例

苴有不殺則斬

亦有不殺矣苴惡之心旣殺而杖之苴者猶仍則是杖也亦爲浮實之物矣何獨於練後斬譏其爲浮實乎孝子之心無窮旣祥禫而猶云外除朞年而猶有如斬之心存焉則練後服斬有何不可竊所最疑者古禮旣有虞卒變除矣虞後受成布而便去斬則是斬衰止於三月也朞年之斬巍巖猶以爲不可况三月之斬乎此愚所以大疑而未能遽釋者也盛說雖以爲旣授以大功衰成布七升則獨留不緝極凶之制甚不相稱然聖人制作至精安知非功以向輕斬



以表尊兩義并行而不相害者耶然安知非三字未  
定之辭也非敢保其必如是也只以見此會疑曲折  
願卒承明教使喪服大節目得以終始無憾焉

答任穉共

允庵先生追配 孝廟廟庭甚盛典也斯文慶幸尼  
尹父子有追削之 命義理昭揭如日中天歲回丙  
申我 聖上克遵 肅廟處分繼述之美益不勝欽  
仰

所論分體用爲二似未詳察愚意吾儒法門曷嘗如  
此然經傳上自有體用具備何必待此書而後體用  
方全乎恐執事表章此書之意重而不覺其下語之  
過也然經傳之外好箇文字亦宜熟究以廣學術况  
磻溪柳公是東方之傑士其所議論當最有關於時  
措之政竊欲一觀而但喪中看此等文字似與讀禮  
之訓有異未知如何所示短篇是密庵丈作耶入眼  
不覺感涕今逢盛際益恨此老之難作耳

與任穉共

童子八歲以上亦當衣素而帶布耶將冠而遇 國  
恤當因喪而冠耶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  
也以此觀之 國喪中似無不可冠之義當成服日



因其喪服而加之冠耶過成服則不可當待卒哭後借吉行之耶

與任穉共

國葬前忌祭當廢云云正與鄙見相契五禮儀大中小祀卒哭前停廢之文本指 國家祀典而言喪禮備要始有卒哭後大中小祀皆許行之之文尤翁就此許字以士大夫家祭祀看竊恐此是沙尤兩先生偶失照管處南溪論此有遂成轉誤之說然則尤翁之時非有 朝家禁祭之令可知也且尤翁之欲單獻行之者主意專以臣子分義不敢備禮只畧設伸情而已非爲有

禁令而然也今番則補編所載儀註所頒不啻明白則雖畧設單獻亦在當廢或者之說無乃苟且乎愚則斷然以爲不可行矣 因山卒哭後私家冠禮三加無不可行之義愚亦云然遂翁說以爲身及父母無期以上喪方行冠禮况三年乎云云而此恐未然公私喪旣異則似不必引此爲斷蓋私喪則身有期服猶不婚娶 國喪則雖三年服許婚於卒哭後則何可以婚與冠分輕重而或行或否耶愚於遂翁說不敢信及 邦制戒令條旣不言則冠禮似當并包於許婚之中矣如何如何



冠禮之期亦當分貴賤誠如所示遂翁說未見其必指卿大夫而主意似以冠爲重於婚耳 國制許婚以官秩高下爲差愚則以當婚者看蓋補編許婚之文似是從朱子臣民嫁娶說來則朱子本說自一月之外許軍民至大祥後許中大夫之文恐是指當婚者許字非許主婚之謂當爲許其成婚鄙見如此而或言當婚者年甚少豈有官至卿大夫者乎此則不然豈無再三娶乎雖非再娶古者三十而有室早顯者亦當有三十爲大夫者矣嚳齋金公以爲古者蔭子孫有童年授秩者此言極是布絞改稱布條果似

穩當耳

答任穉共

忌墓二字昭載禮令單獻亦忌墓也故不敢行而俗節朔望則不言故有此議論之參差也几筵奠俗節雖曰燕樂之辰而不干象生之義故行之固可而至於生辰奠有象生之義與此似少異以生人論之國葬前遇弧辰其可設刀乎此愚所以持疑也許婚之許字實合兩用於當婚主婚而但許與婚之間無主字則許字豈非許其身之婚耶朱子說只曰婚姻一事其分爵秩此乃從男子而言嫁則屬於娶不爲



別論五禮儀補編雖有嫁字似亦當以此意看未知如何

答任穉共

皇壇祭祀追行當否此是 邦禮之重者以謏聞難  
粹容喙且雖云禮文旣涉 朝家事則非此身所敢  
與論然盛問旣勤愚何敢隱其所知於執事哉惟老  
兄默察此意焉王制越紼行事疏曰不敢以卑而廢  
尊也我 朝祀典莫尊於 皇壇則雖 國葬前不  
廢似無疑也或人與郊社有間之說恐拘泥矣古禮  
只舉天地社稷者天地社稷之外無與同其尊者也

祖宗雖尊而太廟之祭不行者祖孫主乎恩以子孫  
之喪而廢祖先之祀幽明無憾故也至於天地社稷  
主乎義以卑廢尊有所不敢故祭如常時此其禮意  
甚嚴且精也今有與天地社稷同其尊者則顧不可  
依天地社稷之禮而越紼行之乎我 國無郊祀  
皇壇之祭便是祭天也尊之如天則祭之當如天矣  
五禮儀 君喪殯後惟祭社稷社稷旣祭則 皇壇  
獨可不祭乎雖非郊社而其不廢尊之義則一也壇  
之設卽我 肅廟朝盛德義起之舉則與杞宋之祀  
禹湯不同此正主乎義者其不可以本國之 君喪



而闕 天朝牲幣之享也明矣自設壇以後 皇朝  
祀日未嘗有與 大喪未葬相值時舊例無可據正  
宜自今著爲定制以補 邦禮之未及載者何可遂  
謂異於郊祀而與諸祀一體不行乎况已受誓肆儀  
則事體尤別仍爲停廢終似未安郊祀越紼 皇壇  
亦合越紼朱夫子所謂禮無明文當用旁照者正指  
此等也盛意所欲推用越紼之文愚則以爲誠是誠  
是然人見不齊義理無窮安保無甲乙也仍有稟質  
曾子問曰天子崩未殯而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  
疏云五祀外神不可以已之私喪久廢其祭俟殯訖

乃祭觀此則五祀亦於葬前行之而王制獨言天地  
社稷者何也豈五祀之祭雖行而尸入三飯不侑醑  
不酢而已則自是殺於平時不可與天地社稷之備  
禮如常者同言也故王制不論耶五祀之祭猶不全  
廢况 天朝崇報之祭乎畢陳愚見如此極涉僭妄  
幸勿煩之使得罪於會禮之家也

答任穉共

承以未展卷爲歎朱墨中何以如閒居時節治人之  
事亦是工夫何必讀書而已耶吏役易倦而此處亦  
不可萌懈怠惟當盡已分期於有成如何如何所勉



於愚陋者深荷相愛弱病庸拙實難自力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賢於學亦云顧何敢以疾病自諉鈍劣自棄區區此心惟願少有寸進幸願頻賜嘉誨俾得警省腰折之云自中孚齋鄭公之後從仕者例不免焉勢固不得已而屈然要當心中存得春秋之義亦庶乎其可而世之知此者少恬然久矣今承敗意之教令人倍增激慨也

與任穉共

近日借看隨錄柳處士果是經濟奇才而其書治法政謨大備惟在爲政者按而行之密老之作詩稱贊執事之每舉爲言真不欺余也惜乎不見用於世而徒爲紙上空言也

答任穉共

南望杳然實勞我心時誦朱夫子且看漁舟近往還之句忽於茲者伏承去月所遣手札忙手披展如得世外音其欣喜可知也况審初夏道候萬安繙書觀稼意趣自好尤慰此遠懷有倍常品弟呻吟一如春時時或取舊見冊子溫繹而終是懶課無足遠聞也偶因人論及易說一閱啓蒙而象數究索甚艱蓋由鈍根而亦以病耗精神豈非可悶四書未熟固不可



驟躡及此然卦畫之妙象數之繁不可不及聰明未衰而稍加理會聖人於易雖云晚好而必當已習於不惑之前特其三絕韋乃晚年以後事耳何嘗少也不讀而至老始用工乎吾輩若待年老而爲之則恐易蹉過未知向時讀此果能通曉得否承有綱目之工此是千古眼目正宜洞觀理亂之跡而究其所由亦可資於實用橫渠雖不觀史書而當早悅孫吳時亦已觀之矣密老之思何時可忘其天資學力益覺近世所稀見而九原難作悼歎奈何不備

與任穉共

未發則性也一句自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來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亦言於靜中見天性之全非以靜狀性也未發則性也之義亦是此意思蓋猶言未發則可見性之體段非直以未發爲性之名而訓釋之也

伊川先生好學論曰未發也五性具焉既有具之一字則非便以未發爲性也朱子之直以未發爲性與伊川之意不同何也

未發非性之名而是性之體耶朱子答胡廣仲書論伊川先生其本也真而靜語以爲真則指本體而言



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以此觀之所謂未發只是言境界不可作性之本體矣答林擇之書又曰未發只是言思慮未萌而事物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中庸章句與此書意不同何也

金厚齋曰寂然不動底性感而遂通底情尤翁笑曰此言不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具備今謂寂然不動時可見性之體段則可若只把寂然不動做性看大段有病苟如子說是性更無動時節性與情命名雖殊而其理則一今只管寂然不動底爲性也不得以

朱子中庸章句其未發則性也之語觀之厚齋之以寂然不動爲性未見其不可而尤翁駁之如此者何也

答任穉共

所論以卒爲期之文與此似有少異蓋父卒未葬而母死以父屍尙在引未忍變在之義有服母周之說而近世禮家不從以父卒則三字爲斷服母三年而至於此則父在之日已服其妻以葭矣其子何可變之乎特以喪後立後故有此疑然尊壓之義數月後追繼者與喪初所立恐無間焉未知如何



與任穉共  
庶女在室者爲其所生母服杖期喪出於五月聞訃於六月故用後滿後除之文除衰於六月矣心喪卽吉亦因此而從聞訃月計之則恐似拖長未知如何禫事計聞則今年五月大祥者禫在六月室女追後聞訃者心喪亦當於七月從吉耶抑自聞訃之六月而計之九月從吉耶於此二者未知所決蓋心喪與衰麻有間故也

答任穉共

未發固是不睹聞不睹聞未必皆未發則非謂不睹

聞皆非未發也觀未必字可見旣曰未發固是不睹聞則不睹聞便是未發而猶不欲直作未發者特以衆人之不睹聞有思慮紛亂者矣故就此不睹聞作精粗看有喜怒哀樂未發底不睹聞是精也有思慮或動底不睹聞是粗也蓋欲兼包言之也今若除却精底不睹聞而單行粗底不睹聞一說則雖謂之闕却未發一邊可也愚意本不如此鄙書以爲不睹聞雖不可直做未發而卽事物未接時便是未發境界云者蓋謂境界是邊也不能直當其處也不睹聞則至於未發之邊而猶有思慮故不能直當未發之處



也今因盛教而思之不睹聞時有思慮已是動矣與未發不啻遠矣何可曰不能直當其處而已乎既非未發則不可謂之未發境界也前見為謬其敢吝改當初鄙說以不成不睹聞之謂中則不睹聞與未發似有淺深愚意未發與中未嘗分看故不以不睹聞直作未發矣不睹聞而有思慮思慮未萌而有昏昧其為未發一也今盛說以未發與中分看而就未發中作淺深看以不睹聞時思慮未萌而昏昧者作淺底未發思慮寂然而十分澄清者為深底未發此誠比愚說為長謹當從之鄙意從前以為不睹聞有三層聖人之不睹聞即無思慮而極其澄

清者也其次不睹聞即思慮未萌而未免昏昧者也又最下者不睹聞即事物未接而思慮有動者也今覺三層分排太涉支離欲只存其兩層而去其最下者一層蓋泛論不睹聞則眾人不睹聞固有有思慮者矣於中庸此節言未發處不睹聞則眾人之有思慮不睹聞雖謂之不成不睹聞可也如是捨去甚為快活未知如何

答任穉共

中庸鬼神章

鬼神形而下者而鬼神與德非有二也德字只是鬼



神此意當於爲德之爲字上看得不曰鬼神之德而曰鬼神之爲德則猶言鬼神之爲鬼神饒雙峰以爲所謂德指鬼神而言者得之矣士達旣以鬼神爲形下而重看德字以德爲理爲誠故自謂覩得朱子斥侯氏之旨而未免復蹈侯氏之失穉共詰之是矣然穉共之輕看德字引朱子章句言無形與聲處去一德字證之者固爲精細而恨不以鬼神字依舊作氣上說耳鬼神雖作氣上說而以費隱屬於鬼神何害蓋理氣混融無間而不相離則鬼神是氣也而理在氣中則其下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以理之費隱言者

未爲不相接也其末誠之不可拚以實理言者未爲無張本也何必以鬼神直作理然後方可言不見不聞體物如在誠之不可拚乎穉共云泛說鬼神之義則謂之氣可也乃若此章則正程子所謂妙用之神乃朱子所謂以元生以亨長之神此恐未然鬼神之得名本以陰陽之屈伸故從古聖賢言鬼神莫不以氣言之何獨於此章而不然乎朱子於章句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反而歸者爲鬼至而伸者爲神則皆以氣釋鬼神矣且首載程子天地功用之說則此章鬼神卽功用之鬼神也明矣夫單言神則謂之



妙用而今去鬼字謂之妙用可乎穉共意見偏重於  
理字上說鬼神乃有此拖引之過當也以愚觀之鬼  
神只從本來名目作形下說而又以器亦道意看則  
似無所碍矣士達所謂鬼神章不過卽氣而明理與  
鳶魚飛躍一般者大槩得之然其說以爲侯氏之病  
在於析鬼神與德爲二而其餘以鬼神爲形下與夫  
以誠爲德初非錯會云者所見猶有未透也何者  
侯氏以鬼神爲非誠也不知卽其形而下之內而有  
實然底物事此其所以錯謬而與朱子不同者也安  
得謂之非錯會乎士達引朱子與呂子約書曰鬼神

其氣之屈伸往來其德乃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此  
與侯說有甚異同只是侯氏析而二之朱子合而一  
之爲不同耳士達之以鬼神爲形下以德爲形上復  
蹈侯氏之失者其本實在於專信此書蓋此書中此  
句語雖入於中庸小註而與章句本旨不同章句只  
以性情  
功效釋德字未嘗  
以德爲理爲誠又與前斥侯說者不同愚竊嘗疑  
焉及見兼山俞先生劄疑以此爲未定之論愚欲從  
之未知如何士達看德字太重爲其局束故每以德  
字看作形上何不取蔡虛齋說而觀之也其說曰德  
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而鬼神之德



難以得義解所謂德者乃其性情功效經傳中自爲一例解以此說看取則德字之非形而上可知也如何如何

韓南塘禮說辨條

韓南塘所引漢光武事竊恐未爲的當夫以叔繼姪以祖繼孫兄弟相繼者旣已禰所承之君矣所承之君之上雖有於已爲父行者間之以所承之君爲一世矣不敢越先君而稱子於先君之父若祖曾其義甚明是以歷泝往牒未有如此行之者惟光武之父元帝似之而亦是中興之君故然耳未足以爲據也

漢統中絕復續與入承大統者微有不同士達之見是矣然士達欲因以春秋僖閔之說遂謂之兄可以父其弟祖可以父其孫叔可以父其姪則是不察乎有父子之義而無父子之名也沙溪先生論典禮疏其於承統有父子之義豈不極力主張而及聞趙相禹之說駁之曰以祖與叔之尊稱子於姪孫之行恐無此理士達獨不見沙溪此說乎穉共所謂僖閔之說槩論其承統之重有父子之道而云爾恐非謂因此而並與世次易之者誠得之矣然穉共猶欲守南塘尋世次爲父之說則於是乎得其半而失其半矣



南塘之論雖出於嫌考位之闕然帝王家與士庶不同  
同繼統不繼世多有不以倫序相承者則所重在於  
傳國也承統與爲後同禰所承而降本生矣故沙溪  
以爲雖叔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何可謂考位  
之闕此言誠是也蓋禰所承者雖不直稱父子之名  
而旣已禰之則禰之云者可以當得考位矣漢宣帝  
於昭帝爲孫不以史皇孫爲考則無稱考之地而程  
子猶譏其尊所生爲悼考斥之以亂倫失禮則程子  
之意實不以無稱考之地爲嫌也論此禮者從程子  
沙溪可矣何可以帝王家禮同於士庶而必求世次

之合乎若以稱考之無地疑於無父則過矣漢宣帝  
漢之史官書之曰以史皇孫之子入繼昭帝則宣帝  
未爲無父而生也又何嫌疑之有哉今以兩君子所  
論合而觀之則士達主春秋而過者穉共信南塘而  
固者愚恐其皆欠通透也且穉共所云昭穆不可亂  
者因襲南塘昭穆相當之昭穆字而誤也謂之倫序  
不可亂則可謂之昭穆不可亂則不可何者繼統之  
君禰其所承者入廟昭穆用父子之禮矣故魯之躋  
僖公也公羊曰逾祀穀梁曰逾祀是無昭穆也今以  
禰所承者謂之亂昭穆則不亦與公穀所譏相反乎



似於春秋傳本文偶失照勘矣沙溪答申象村書曰  
兄弟相承兄當爲昭弟當爲穆此亦主公穀之文也  
以此推之則祖繼孫叔繼姪者亦然如晉簡文繼哀  
帝從孫爲昭從祖爲穆唐宣宗繼武宗姪爲昭叔爲  
穆後世爲同堂異室之制姑據古禮而言蓋以昭穆之義與父子之名  
容有不同故也昭穆之制旣不得以所承之先君  
爲主則先君之父與祖曾尤不可以爲已之父假如  
光武承統於子嬰而禰子嬰則子嬰當爲昭光武當  
爲穆而又以元帝爲父則光武入廟當與元帝爲昭  
爲穆其將居於子嬰之上矣烏在乎禰先君之義也

此是大段窒碍處也然則南塘之說終有行不得者  
矣大抵此禮之爭在於禰先君之禰字穉共說旣曰  
禰所承而又曰至於禰號則當以世次爲主云者易  
以致訟矣夫禰先君之禰字不以禰號則以禰位耶  
以禰廟耶旣已事之以禰位奉之以禰廟則烏得不  
號之以禰耶然則禰字與父字有少異者禰是廟統  
之稱父是天倫之稱承統者非世次則可稱以禰不  
可稱以父也於此當爲細究未知如何

櫟泉論明德說條

理固無形象者而亦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則於理



謂之光明燦爛有何不可然泛言理之昭著而謂之  
光明燦爛則可至於釋明德而以理之光明燦爛合  
心之虛靈洞徹爲說則不可蓋明德固是合心性者  
而當以心爲主章句之虛靈不昧或問之虛靈洞徹  
皆以心言不以性言也洞徹亦不昧意也虛靈不昧  
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而今却添以光明燦爛之理  
則於明德之明字恐爲贅剩說未知光明燦爛屬於  
明德之明字乎虛靈洞徹屬於明德之明字乎混併  
說去而無主客之分矣況且光明燦爛字出於朱子  
語類而語類本文實亦指心言今乃移而言性無乃

未安乎夫心配火本是光明底物所以能貯是理也  
明德之明字當專主心看未知如何

### 五代孫承重條

五代孫承重曾見遂庵先生說以爲當然及見陶庵  
說頗生疑惑莫適所從時時思量而甚係難處故置  
之不復思矣今因來說而又思之所論無爲三年者  
則不得再祭一欵實爲論此禮之肯綮於是乎遂庵  
陶庵兩說之間知所取舍矣夫五代之孫是血孫也  
正脉也有血孫正脉而喪爲無後可乎無二祥則不  
成重喪矣以五代祖之尊死而不成重喪可乎親雖



已盡而統則正矣宗可毀而統不可絕五世而不服喪則是絕其統也凡人之無後取族人之子爲後是聖人繼絕之道也統之已絕者猶繼之統之不絕者可絕之乎玄孫之子謂以於已爲親盡不代其父而服則不亦薄於人倫乎遂翁有見于是也故爲五世承重之論而又於改葬條以當服總言之其斟酌斷定之意不啻丁寧矣人有逢此禮者只當據而行之也陶庵說則實有不可從者其說以爲最長房主之以終三年而服則只當服本服而已設或無他長房而只有宗子則亦當服齊衰三月主喪三年而奉而

埋安此殊可疑毋論長房與宗子其不服喪則一也何以曰終三年乎不服喪則無練祥矣無練祥則豈有終三年之義乎所謂終三年只是設几筵行饋奠以過三年之謂耶然則進而不爲練祥終制退而不爲朞年撤筵爲半上落下之歸不如從遂翁之爲峻正也士達以祭五代爲嫌而此有不然者若於喪三年之後因祭之則固爲祭五代矣此則只服三年喪而已喪畢而卽埋之則三年內練祥禫豈與時忌之祀同而謂之祭五代乎愚見如此未知如何

與任穉共



聞鹿門丈遺集已付剞劂以貴縣薄俸乃能辦此誠  
意之篤至令人感歎茲事若成則豈非斯文之幸耶  
令姊氏允摯堂學問高明簪珥之身而卓然爲儒者  
事業奇哉偉哉是不特天資純正亦惟鵠原間薰陶  
之效高門詩禮之盛斯可見矣愚之從尊兄遊數十  
年不一言提及何也豈以閨閣中事而體其含章之  
意耶今因得汝始聞之雖未見其文字亦知德學大  
致不勝擊節而欽歎焉婦人之能文章古蓋有曹大  
家而至於道學任姒之後果復有誰歟此殆數千年  
一人而已旣已超絕乎倫類所著述又燦然則是宜  
傳之百世而不朽也何可以巾幗而掩之哉後之女  
士必有取法焉者矣

答任穉共

所論鹿門集序撰出愚實非其人胡爲是言耶如其  
可能爲也則平日契分固當自效而不辭且託名卷  
首豈不爲榮而其如不可能爲何哉抑又有奉復者  
弁卷之文果是不可無者耶世無玄晏則已之而已  
當身著述自可以垂耀後世則何待人言而重乎先  
賢文集無序者多尤庵集卽其一也以愚觀之無序  
勝於有序矣如何如何兄若必欲有序則如三淵之



序農巖集自爲之而已不然則除之可也來示以見却則狼狽爲諭而設令真狼狽力不足者無以助之况實非狼狽者耶韓昌黎文集之傳不係於李漢序之有無也猥陳愚見願賜鑑諒

答任穉共

三年喪畢後祔遷之節朱子答李繼善書果與家禮不同然沙溪先生之撰備要也撤几筵祔廟則從家禮之文在於大祥之後改題主遞遷則從李繼善書在於吉祭之時蓋於朱子前後兩說斟酌折衷而用之者也其用意宛轉參合古今深得損益之義愚嘗

謂此禮載之備要行之已久後人只得依此遵用不可一朝遽然捨之而特行古禮必於祔後始爲入廟也平日所見得如此故向時與金城甫論並有喪者前喪祥後變禮只論祔前合櫛之失而初不從頭理會者此也尊兄之以愚說爲有未備誠是矣然古禮旣不可遽從則何可預慮變禮之難處以爲繼高之宗無窒碍之道而近捨備要遠取古禮乎若如此則恐涉犯手勢之嫌而易啓役文之弊豈非未安耶禮有古今異宜似不可徒泥於古未知如何同龕各奉不如姑祔東壁來示儘然而人家或有以祠堂狹窄



東壁無可安處故爲同龕蓋不得已也此則拘於事勢不必深論矣

太極圖說生陽生陰之生字愚意自初於尤翁說有信不及者蓋此生陽生陰之云實自易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文來則生字非虛字也至如朱子說動而陽靜而陰去一生字只是謂動便屬陽靜便屬陰不欲着意看生字卽濂溪言外之意非以此生字直斷之以無勝於有也若以此生字謂無勝於有則濂溪此言將未免爲語病矣豈尊信圖說之意乎愚故竊敢謂尤翁於此猶有未盡照管處也今見盛說欲

改舊見誠爲得之所論一篇中許多生字皆生出之義則何獨於此生字爲異義云者果是善看出矣或說肇判與流行不同云者似然而實不然陰陽之生亦必以漸則宜無間於始終也大抵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畢竟是先有此理則陰陽豈非太極之所生乎曾見全州朴處士瑞氏所論以爲動靜之下陰陽之上不下這一生字而直曰動而陽靜而陰則太極陰陽元無界分混爲一物其可乎必以圖說爲主而參以語類之意似爲明備此說近是未知如何

朴處士  
卽金厚

齋門人而著  
太極圖辨疑



答任穉共

爲奴僕行再祭雖有先賢說恐非定論愚意以爲過當來教苟且二字誠是矣期年而撤几似爲得正如何如何年前一士友以此疑來問而愚答之如此矣士之喪無臣以待者爲行者行者之服卽弔服加麻也雖服三年豈可與妻子同例哉從奴僕行祭亦似猥屑矣

答任穉共

教意奉悉諄諄牖迷導之使言愚雖固滯豈不知感發而吐出曾臆然夫所謂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

某者固是明道說而我之不能爲公猶公之不能爲我亦是朱子說也議論旣已不合則各守所見以埃知者而已何必枉費頰舌徒爲無益之辨哉人物性同異之爲爭端厥惟久矣自魏塘問答已成一大是非然兩賢之不相合只是仁智之異見耳其後爲此說者層加瀾翻便同對壘操戈喜同惡異互相舐排入主出奴門分戶割程子所謂轉使人薄朱子所謂氣象不好者甚可懼也愚以此每聞人物五常之論輒覺頭疼而齒酸人或有問之者必辭以不知此前日所以於盛問不敢有對者也愚於少時三淵說先



入爲主至老不能變改竊觀兄之前書依舊是內浦  
之論柄鑿不合旣如此則雖百回往復決無歸一之  
理願姑舍是別換一事以思如何

答李善長

延仁

俯答禮疑奉領盛意有以見工夫之精細欽仰欽仰  
但以功衰之易爲只以布幅升數而言則恐於備要  
本文偶失照勘沙翁說旣曰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  
同云則布亦同者升數也制如之制卽制樣也似并  
包緝邊在其中故據此而緝之者多矣然巍巖以爲  
制如之如只言去負版辟領非謂緝邊亦如之又未

知其果如何也

答李善長

正心章之正其心曾聞漢翁以爲兼體用言近見兼  
山俞公說亦然蓋經文正心旣兼體用則傳者釋之  
亦當兼體用而特以學者用工多在動處而四者之  
情是心之用故章句以其用之所行言之然未有體  
不正而用能得正亦未有用不正而體能獨正則言  
用而體在其中矣且旣曰必察乎此又曰敬以直之  
則是兼省察存養兩件事也何可謂專說存養又何  
可謂偏言省察乎誠意後若無四有之病何爲而戒



其不能察正心後若無五辟之害又何爲而戒其不加察耶意已誠心已正而猶有如是之患者正如水至清而清裏面時有波浪動盪處也寧不可畏或者所云未必皆如此者可謂緩歇而或者所云猶不免者可謂得之矣朱子曰人蓋有誠意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檢察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以此觀之誠意後猶有四有正心後猶有五辟學者之所不能免而大學所以各自一節用工夫者正爲此也誠意卽正心修身之樞要透過此關則固已好了到此時節

惡念之已絕宜如或說而但旣不免欲動情勝則不可謂并與浮念偏念而都已斷息朱子曰心有不正則爲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爲惡旣曰未必爲惡則雖謂之惡念已絕可也而爲物所動則是浮念也未免有偏則是偏念也浮念偏念而猶在焉則何可恃意已誠而聽其所自爲也耶一說所云念慮思是意之別名誠意之後三箇念都息而就其善念中不能無偏云者是欲尊重誠意地位太過而却不識白中之猶有微黑也念慮思雖曰意之別名而亦似有分看處且所謂誠其意者卽曰實其好善惡惡



之意好善惡惡之意雖已實矣而一念之頃思慮之間亦安保無逐物流轉之患耶或人之不欲說浮念偏念於誠意之後而欲只說善念之偏者恐似孤單矣愚見如此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行篤敬之義以篤且敬看非但以言忠信例之語勢爲齊整理致亦當如此蓋旣敦厚而又戒謹之謂此與中庸篤恭之語似不同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益稷篇誰敢不讓註讓於善此善字或作善人看

何如

以舜典讓于德之德釋爲有德之人之例看則當作善人

雍也篇末章以己及人作仁者之心看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作恕者之事看何也

以己推己之以字推字有自然勉強之別故作仁恕看恐不必疑

喻之義未曉

喻字從口從俞言出於口人然之而曰俞凡譬者使人易曉故釋之曰喻以己喻人觀中庸所引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之義則似分明蓋恕是如心之意則如字豈非譬喻乎

樊遲問仁知章註呂氏說不憚所難為難是指後獲之意歟

難字屬先難意亦可但以其上不求所難知即解敬遠鬼神之意例之則當指後獲蓋不憚其難成而為之即後獲之意也

述而篇不憤章栗谷諺解不同以集註意推之則今解當是而栗翁如是改定未知何意

栗翁解亦是一義而恐不如從集註意

互鄉章註不能保其前日之善惡○兼言善者何也猶言善惡間都不問之意歟

善是帶說來論都不問之意似為得之

答李善長

德字則一也而所以用之不同五常之德即五常為德性情之德猶言性情之貌樣蓋德之為言得也五常之德其義專在於上句各得之得性情之德指中和二字以為形容性情云爾其義襯貼大文兩謂之字出來此兩德字所以用之不同也

程子曰心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同是也此心字於



致中言之則是心之體也致和是發以後事而發之者氣故於致和獨言氣心與氣之分言似以此也致中處既言心則心貫乎致和矣故致和處不復言心耳

時中是已發而必言戒懼者推本言也似不可以此而認時中為兼體用蓋以章句隨時處中之訓觀之時字處字皆是中之用也且或問論通書中者和也之語以為周子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之也觀此則以時中專作已發明矣

人物性之同以其發用處觀之則可見虎狼之仁蜂蟻之義皆有一點明明者其理之同也一點者其氣之異也若使物原初不具五常則虎狼何以有仁蜂蟻何以有義虎狼未嘗不稟義禮智信而義禮智信不發見蜂蟻未嘗不稟仁禮智信而仁禮智信不發見皆為氣所隔故也性只是一箇善凡事之善者皆係於五常今夫牛之哂馬之馳是善底事非惡底事則牛哂馬馳便是人之仁義可見人與物同一性善也性是一原而道有分派則性同而道似不同然道亦謂之同者何也道者不過循是性之自然者則性一而道亦一矣故謂之性道同也人物之性道既同



而物不可使爲人之事者何也氣有可變之氣有不  
可變之氣可變之氣卽聖凡不同之氣清濁粹駁之  
分也不可變之氣卽人物不同之氣正偏通塞之別  
也濁者可使之清駁者可使之粹而偏者不可使之  
正塞者不可使之通故物終不能爲人之事也聖人  
之施穿絡於牛馬使之畊馳亦因其性之自然而已  
則是其教在性道之內也何以謂在性道之外也若  
使禽獸能言語解文字如人之爲則是大怪異底事  
方可謂性道之外而此則決無是理聖人之教所不  
及也

成形者氣而氣有不齊故萬物異體人圓頭方足禽  
獸橫生草木倒生人物之辨卽其形貌而大分矣豈  
但在於過不及之間而已哉若但在於過不及之間  
則鳥獸之知覺曷嘗如人之知覺乎形貌而不同知  
覺而不同則何待於有過不及而後辨哉章句過不  
及之云雖兼人物言而終是主於人耳湖論之執此  
爲證愚未見其可也

戒謹之并屬於尊德性尤翁陶庵說似爲可從南塘  
之分屬於尊德性道問學似以謹獨是省察而省察  
近乎知故謹獨屬道問學事耶然謹獨終是尊德性



近齋集 卷八  
事耳  
戒謹敬也敬是萬事綱領則知仁勇亦在戒謹之中矣戒謹與三達德豈無相貫之義耶如必欲詳言之則戒慎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存天理非仁乎謹獨必先審察乎善惡之機審察乎善惡之機非知乎道不可須臾離常存此戒懼謹獨之心而無少間斷非勇乎如是言之則其有相貫之義也明矣

與李善長

頃書以無師友之益爲歎此固學者所患然萬事皆由自家惟在自治之如何至於隱微幽獨之地尤非他人之所能與也正宜猛加省察幸益勉之

別紙

論語爲政觀其所由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行與爲果何分別耶

里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小註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無道卽非道之謂而非無德之謂若作無德看則與下特立者相碍當時不下非道字而下無道字似可疑

朝聞道夕死可集註程子曰云云又曰皆實理也皆字何謂謂是道無非實理也云耶抑或兼道與死生



而言皆實理也耶

泰伯君子篤於親集註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先後字未暢豈謂以恭不勞以下四者爲先而化民爲後耶

顏淵克已復禮小註朱子說有不同一則克已自能復禮一則克已而有未復禮者當以何說爲定論耶陽貨上智與下愚不移集註人之氣質相近之中云云前章相近二字蓋言氣質之性相近非言氣質相近也而今此處去性字直曰氣質相近者何也

與李善長

頃教數條皆得之爲與行之分讀書之喻說得好然所以行之所以是推本於心而言耶只就事上說耶若推本於心則與意之所從來之義似無甚異未知如何克已而未復禮朱子說未之有焉者豈考之不詳耶朱子論克已復禮精粗處有曰只是克去已私未有細密工夫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此豈非克已而有未復禮者乎大抵如治疾病克已是攻外邪復禮是補元氣外邪雖退而元氣未復者有之克已而未復禮何以異此耶

與李善長



兩紙奉覽或人之博洽足下之精明俱有人不可及者顧此淺見何敢辨其是非然區區妄竊思量則或說似得本旨而盛論恐非正義何以言之蓋此章之旨專言道體故朱子於集註首言道體之本然以道體二字爲一章眼目矣道體之體卽道之形體也程子說旣曰此道體也其下曰與道爲體與道爲體四字卽所以釋上道體也則道體之體與與道爲體之體皆是形體之體上下體字宜無不同之理或人之說有見乎此故以與道爲體之體解作物爲道之體誠爲得之矣若如盛說以道爲物之體看則上下體

字不同矣

道體是道之體段爲體是道爲物之骨子則兩體字不同

毋論其理致

求之文義豈不斑駁矣乎且凡看文字當觀語勢賓主今此段旣是舉物而言則物爲主耳與道之與卽物之與道也爲體之爲卽物爲道體也與字爲字皆屬於物矣若如盛說則與字屬於物爲字屬於道卽此字句之間已爲決裂而牴牾矣前賢立文必不然也如果以道爲物之體則是成與物爲體不成與道爲體矣其可乎哉與道爲體之體分明是物爲道之形體故朱子曰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旣以陰陽五行



近齋集 卷八  
爲太極之體而引喻焉則是言物爲道之體者可知矣或人之說實據于此而足下何爲駁之也或人旣以此體字作形體而又釋作骨子是則失之蓋骨子之名就形體上除皮肉而言則形體與骨子雖非截然爲二物而細分之則有表裏精粗之別不當混看或人之意似不察此則不能無失而足下之辨之也只在於形體骨子之分而却不識本文體字非骨子之義則可謂胥失之矣然或人之失在於字義之混稱而無別足下之失在於全段本義道與物賓主之間耳其失又却重於彼矣足下之說曰謂道爲物之

骨子則可謂物爲道之骨子則不可此語誠然然正以其物不可謂道之骨子也故知此段體字非骨子之體也蓋以本文所主而言者物故耳如鬼神體物天體物仁體事等體字是骨子之體而道爲物之體也此段體字則是形體之體而物爲道之體也本不當混併看而足下乃視以彼此一例何其錯也此段上下體字旣當不異而以下爲體字作骨子則將並上道體字而作骨子方可豈成說乎且以與道爲體作道爲物之骨子則與字當變作以字亦豈其可乎凡此皆所窒碍者也幸更思之如何朱子嘗論此體



字固有作骨子處其說曰既有這箇就上面見得道是與道做那骨子與前所謂無體之體作形體看者不同此則似當活看蓋此骨子泛以硬實底意而言猶曰物爲道之實事云爾指其分明易見者故稱爲骨子非真以主宰楨幹而言如足下所云也然如或於此看得不活以辭害意遂至於道器混而精粗易則大段未安不如以前所引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之說爲主也蓋雖朱子說於其前後異同處當觀其定未定而取舍之耳大抵或人之說考據雖博而有蔓延繁冗之病足下之說分析雖精而有艱深破碎

之病正宜各所加勉者也或人僕所未嘗知者而既是與足下問答文字足下又不鄙我而使之評論故輒敢忘其拙陋而畢陳之願賜鑑亮而如有不當更以明教

答李善長

所論正心說與愚見不合夫正心之目始見於大學之書而爲統體工夫則豈有泛論之正心大學之正心不同之理乎愚之所以以正心爲兼體用者非謂四有三不有內外淺深之殊亦非謂已發上本體之流行者爲其體只以正心是統體工夫則必不遺體



而專言用也何以謂正心爲統體工夫也蓋誠意則不可言兼體意是心之所發故也正心則心是身之所主而兼未發已發者則豈可於體上工夫全闕而不言乎大文雖不露出體字而言用則體在其中矣故朱子於或問論經文正心有曰本然之正有曰心之本體此可見正心之兼體也經文正心旣兼體用則傳所以釋經亦必兼體用矣特以心之病痛每見於發處而學者用工多在動時故主用言之而旣曰主用云爾則必兼賓主二字然後方謂之主此豈非正心之兼體用者乎大學雖與中庸不同然備言大

人之學而古人爲學之次第獨賴此篇之存則此是學問全體之書也其所用工若偏於動一邊則是大學有所欠闕也且不先涵養於未發之前而只欲省察於已發之後則豈不緩而且疎矣乎故愚於正心必欲兼體用看者此也曾聞諸尊先生曰尤翁於傳文正心謂專言用而吾則信不及正其心之正是兼體用云矣此教兄獨不聞於函文請益之時乎章句心不存之存只是存在之存非如存養之存言於靜時者蓋視聽飲食皆已發故也常存之存上下存字宜無不同章下註能存下有檢字存否上有密察字



近齋集 卷八  
則皆指已發也然此存字之皆指已發則亦不足以爲正心不得兼體之證矣至於敬以直之易本文對義方言之則固似專指未發而此處引用不對義方言則可兼動靜看農翁亦嘗以敬直爲兼動靜此在圃陰集正庵問目小註可考也正心之兼體非推說也以或問本體之說章句敬直之語參考則乃其經傳本旨然也兄之所憂在於推說之侵逼分數弟之所慮在於偏言之欠闕全體未知其孰爲過慮耶幸更虛心以求精義而明教之也

近齋集卷之八



